

# 大地上的舞蹈

□何松



原始信息,让所有关于舞蹈起源的学说清晰了起来——劳动说、祭祀说、娱乐说、模仿说都可以在佤族舞蹈中找到充足的证据。理论之树是灰色的,而根植于大地之上的佤族舞蹈艺术是常青的。佤族舞蹈注定与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,发生着深刻的联系。因而它具有火的激情、山的气魄、太阳的热辣、木鼓的节奏、岩画的古朴、牛的力度、酒神的癫狂。

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来说,舞蹈曾经在人类早期文明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,它甚至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在原始部落中,舞蹈无所不在,舞蹈就是生活本身。人之初,舞蹈即以最初的形式释放并传递着人们生的欲望与活的情感。

对于一个“会走路就会舞蹈、会说话就会唱歌”的民族来说,艺术就是一种生活,或者说生活就是一种艺术。天地有情,万物有灵。佤族一直和自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,佤族本身就是一个天真浪漫的自然之子,因其天真方可与天地万物对话,唯其浪漫方能彰显个性之美。佤族的舞蹈是充满着野性的、未完成的、开放性的、原创性的、让人充满着期待的舞蹈。

上世纪60年代以来,黑人歌舞如一阵强有力的旋风,给世界舞台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。可以说,来自大地的中国佤族舞蹈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正如翁丁寨保留了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,佤族舞蹈则保留了中国最后的土风舞元素。

在临沧,在那些具有原初意味的大地上,我曾多次目睹过佤族、拉祜族、布朗族舞蹈的场面,舞蹈对他们来说已成为一种仪式,或者更像是日常生活。族人们手拉着手,在夜幕之下,在大地之上,在火神的温暖之中,在酒神的迷狂之中,他们表达了自己、释放了自己,他们完成了与天地的交流,他们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,他们获得了神灵的庇佑。

大地上的舞者幸福的。

鸣叫,泉水流过的声音,木鼓、蜂桶鼓、芦笙、钹发出的响声,人的吼声,泥土一样颜色的脚板,衣着黑色的舞蹈着的人群交织在一起,“舞台”是在村子中的一块坡地上,地上还有牛粪、土块、石头,慢慢地,舞台上空弥漫起飞扬的尘土,一切都具有原初大地之上的意味,恍惚之中,我以为是3000年前岩画中的舞者向我走来。

佤族的舞蹈来自生活的现场,来自生活的细节,来自生命的律动,来自与天地、神灵的对话,真正地体现了“舞蹈是人类以肉体的方式最早开始的言说”。某种意义上,佤族舞蹈就是中国原始舞蹈的活化石,因为它保留了极具生活感和民族风格的舞蹈元素,如拉木鼓、狩猎、纺织、跳新房、取新火、尝新米、播种、收割、婚嫁、生育、丧葬等等,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,对于佤族来说,都可以融入舞蹈。舞蹈已成为佤族生活中的一个部分,而这些佤族原创舞蹈中所传达出来的

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,在云南沧源的永河,我见到一个佤族老人在跳着一种奇怪的舞。老人大概70多岁,她的舞没有道具,只在重复着一个动作,头抬起、低下,低下、抬起。她用一头灰白的头发在完成着与天地、神灵的对话,这种甩发的动作后来成为佤族舞蹈的一个重要标记,传遍世界。佤族也被称为一个“连头发都会跳舞的民族”。它的原创是这位现已87岁的佤族老人肖叶弄。

2005年的元宵节,在沧源的翁丁寨——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,我又见识到了那种来自大地之上,最具原生态意味的舞蹈。火辣辣的太阳,山岗上吹过的热风,知了及林中鸟的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wbcs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## 四季

□孙千雅

### 迎春

飞雪辞新树,雏燕恋旧门。春泥犹未老,簇簇弄绿痕。

### 晴夏

盛日花灼烁,绿荫绕书香。推窗读晴碧,挥毫写华章。

### 秋思

黄叶辞旧树,红花绽林层。染心静待雨,燕雀能御风。

### 探冬

夏花正葱茏,白雪探早冬。四季何流转?万物皆有终。

## 城市笔记

### 我讲错了

□陈振林

老师再次见到这一班的学生时,已是学生们高中毕业20年的聚会了。

聚会前还有时间,老师说:“我为大家再讲一课吧,这一课我们讲过的。”年龄已近40岁的学生们来了兴趣,连声说好。老师顿了下嗓子,说:“我为大家再讲一讲曹禹先生的名作《雷雨》吧,我一直想着再讲讲。”

“剧中的男主角周朴园对待萍有真爱没有?大家说答案时说说自己的理由。”老师在课堂上一样,提出了一个问题。嘴最快的女同学娟子立即开口:“当然不是真爱。周朴园要是真爱萍,那他就不会以一张支票来打发她。20年前的课堂,您也是这样给我们讲的啊,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也有男生小声地说:“好像是有感情的,但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。感觉他不是渣男。”大家笑了起来。男生是当年的语文课代表,如今他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,脸上已爬上了皱纹。

老师的声音提高了:“我为同学们再讲这节课,就是想和大家再讨论一下周朴园的形象问题。当年,老师说他对萍是没有感情的,是我看过教学参考书之后下的结论。那堂课之后,我有意接触过话剧和电影《雷雨》周朴园的两任扮演者,诚心地向他们请教过这个问题。然后,我又将《雷雨》全剧本细读了三遍。我认为,当年我给大家上课时讲错了……”

大家谁也不说话了,一个个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,静静听着老师讲解,听着老师更正当年课堂上的错误。等到老师说“同学们,我讲完啦”时,大家还沉浸在听课的幸福中,随即是接连不断的掌声。他们的脸上,有笑容,也有泪水。他们看着老师,感觉老师本就魁梧的身材,如今高大如山。

老师笑得更灿烂,两眼眯成了缝,像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一样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cs-gh@sina.com联系

## 大家微语

### 作家和厨师

□余华

●很多年前,我和一位厨师长聊天,他问我:“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?”

●我说:“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,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。”他又问:“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读者?”

●我说:“第一,要去读伟大的作品,不

要去读平庸的作品。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,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,写作的时候自然就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;长期读平庸作品的人,趣味和修养也会平庸,写作时不知不觉沉浸在平庸里。第二,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缺点,包括那些伟大的作品,读的时候不要去关心作品中的缺点,应该关心优点,因为别人的缺点和你无关,别人的优点

会帮助你提高自己。”

●他点点头,对我说:“做厨师也一样,品尝过美味佳肴的能做出好菜。我经常派手下的厨师去其他餐馆吃饭来提高他们的厨艺,我发现总说其他餐馆菜不好的厨师没有进步,总说其他餐馆的菜做的好吃的厨师进步很大。”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# 家乡的豆腐

□崔国玺

一个人的味觉记忆,往往始于儿时,并且深入骨子里。尽管我离家数十载,却始终没有忘记故乡的豆腐。

我的家乡在五大连池,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,拥有丰腴的黑土地、充足的水源,适宜大豆生长。

人勤春来早。记得小时候,春耕时节,田间地头总是一派繁忙的景象。乡亲们用那满是老茧的双手,将一粒粒饱满的大豆种子种在一排排高低起伏的田垄上。经过阳光雨露的滋养,幼苗很快便从泥土里露出小脑袋,绿绿的,嫩嫩的。

秋天,大豆地里一串串沉甸甸的豆荚挂满豆秆,籽粒饱满。大豆被乡亲们收割回来,放在足球场那么大的场院里脱粒。人欢马叫,碌碡滚动,连枷翻飞,气氛欢快热烈,就像在演绎一首丰收圆舞曲。脱粒后的大豆圆润晶莹,静静地躺在场院里,沐浴着阳光,远远望去,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。

秋收过后,村里缴完公粮,选足了大豆种子,每家每户还能按人头分到一二十斤大豆。很快,村里的豆腐坊就要开张了,乡亲们如同吃了喜鹊蛋,幸福和喜悦都挂在脸上。北国的隆冬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村里的

豆腐坊却热气腾腾,豆腐飘香。

做豆腐是个技术活,用上现在最时髦的词,需要“工匠精神”。豆腐匠还必须为人正直,不贪不占。老实厚道的父亲每年都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豆腐匠,每天起早贪黑,在豆腐坊里忙碌着。

豆腐坊是闲置的两间土坯房,一间是磨坊,一间是做豆腐的工作间。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把泡软的大豆沥去水,放入磨眼里,吆喝一匹老马开始拉磨。豆子在磨膛里迂回旋转,一道道白里透黄的豆汁便顺着磨齿的缝隙流淌出来。父亲眼疾手快,干活麻利,随时盯着磨眼,在添加大豆时定量进水,这样磨出来的豆浆才细腻。在另一个房间里,一口大锅上方悬挂着过滤豆浆的布。如牛奶一般的生豆浆进锅后,还要加适量的清水,慢慢熬煮。之后,父亲将煮好的豆浆舀入用细纱布做的布袋内,点上卤水,把包袱系上,盖上木盖,再压上石板,凝固后就成了白白的豆腐。

“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。”为保证村民们都能吃上豆腐,村里立下规矩,豆腐坊做豆腐不以营利为目的,每家每户领豆腐要按人口定量,用自家的大豆去换。因母亲去世早,父亲又当爹来又当娘。

他去豆腐坊干活前,跟我约法三章,不让我一个人去豆腐坊,一是怕滚烫的豆浆烫伤我,二是担心乡亲们说闲话。如果我想吃豆腐,就请邻居家的大娘大婶去一趟豆腐坊,用我家的黄豆换豆腐。

记得有一次,我把豆腐拿回家,趁着豆腐的热乎气,急不可待地吃了一大半。那年月,农村物资匮乏,豆腐似乎就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。父亲收工回来,看着锅台上那块已不成形的豆腐,哭笑不得。他立即下厨,用邻居送来的一条鲫鱼给我做了一碗鲫鱼豆腐汤。

虽然父亲厨艺不高,那时也没有什么配料,但为了满足我这个馋猫,父亲总是想尽办法,变着花样,为我做鸡刨豆腐、家常豆腐、小葱拌豆腐……

家乡的豆腐,就这样在我的味蕾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。

18岁那年,我当兵离开故乡,后来去过国内许多地方,品尝了各地的豆腐,似乎都无法与故乡的豆腐媲美。我知道,故乡水质好、大豆好,豆腐自然味美,但更重要的是,那是父亲的手艺。而今,父亲早已不在人世,我怀念的,其实是父亲的味道。